

词论与创作的弥合：詹安泰《无齬词》探微

作者简介 钱佰珩，女，中山大学中文系博士生，研究方向为明清文学、词学，已发表论文《论“本色”范畴在词曲中的发展嬗变》等。

内容提要 詹安泰先生作为著名学者、文学家，尤其精于古典诗词研究及创作。近年来，随着《詹安泰全集》辑录出版，《无齬词》诠释材料倍增，詹安泰先生之词学理论与其本人之词学创作得以相互佐证，作为一个有机整体进行考察。如果说祝南先生民国教员的身份是其创作之注脚，颠沛乱离的经历交织为斑驳的时代背景，那么其创作论与诗词创作实践，无疑以一种或相对滞后或具备即时性的形态呈现其生活画卷的一角。而这二者之间的弥合，形成詹安泰先生诗词创作变易及其身份认同形成的重要轨迹。本文以关照詹安泰先生词作从初刊到结集发生的变易，探微其词论与创作之异同，冀使有补于詹安泰先生研究之细致与深入。

关键词 詹安泰；《无齬词》；变易；家数

一、引言

詹安泰先生字祝南，号无庵，广东饶平人，为著名学者、文学家，尤其精于古典诗词研究及创作，素有“岭南第一大家”之誉。就词之本体而言，詹安泰先生之论声律、韵律、结构、章句、修辞数篇章大略已包含词学研究的数个重要方面。在理论构建方面，祝南先生又数度梳理两宋之重要词话、词选（尤其推崇黄升编选之《中兴以来绝妙好词》）、词人以及专篇论述“寄托”这一重要词旨内涵。上起《诗经》《楚辞》，下迄花间、二主及南北宋诸名家词，詹安泰先生无不颇有会心。无怪施议对先生以夏承焘、龙榆生、唐圭璋、詹安泰四人作为第二代词学家的代表¹，并誉之为“民国四大词人”。

一方面，对于詹安泰先生词史地位的追认及赞誉未绝于耳，另一方面，似乎将目光投注于《无齬词》创作本体的研究却并不充分。彭玉平师于十余年前的旧文中认为：“詹安泰先生受到了梅尧臣重大的影响；其诗词中不乏对于愁病的描写；在填词创作方面，詹安泰承朱祖谋、陈洵之绪，初宗白石，继学梦窗、碧山，辛辣处殆过其诗。”²马大勇则以为詹安泰词与陈洵并非一个路数，主要论据即是祝南不似海绡，词论并未推重梦窗。³真知灼见多限于篇幅，未及全部展开，尤其是对于《无齬词》等詹安泰先生实际创作的研究仍显不足。值得注意的是，主张与创作之间微妙的裂隙，词论中未及言知的问题，可能以另一种沉默的姿态见诸词作之中，甚至更加真实、活泼。

近年来，随着《詹安泰全集》的辑录出版，《无齬词》诠释材料倍增，詹安泰先生之词学理论与其本人的词学创作得以相互佐证，作为一个有机整体进行考察。如果说祝南先生民国教员的身份是其创作之注脚，颠沛乱离的经历交织为斑驳的时代背景，那么其创作论与诗词创作实践，无疑以一种或相对滞后或具备即

¹ 施议对：《当代词综》，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935页。

² 彭玉平：《现代文学中的古典情怀——詹安泰旧体诗词初探》，《湖南社会科学》，2005年1月，第149—153页。

³ 马大勇：《南中国士，岭海词宗：论詹安泰词——兼论“民国四大词人”》，《求是学刊》，2015年3月，第141—148页。

时性的形态呈现其生活画卷的一角。而这二者之间的弥合,无疑是詹安泰先生诗词创作变易及其身份认同形成的重要轨迹。

二、变易:从《韩师周刊》到《詹安泰全集》

詹安泰先生有志诗词创作数十年,集有《鸛鵲巢诗词集》《滇南挂瓢集》两本旧体诗词集。《鸛鵲巢诗词集》自序云:“余志学之年,既意填词,风晨月夕,春雨秋声,有触辄书,书罢旋弃。三十以后,爱我者颇劝以存稿,积今五年,得百首。亦才十余六七耳。……呜呼!兵火满天,举家避难,尚不知葬身何所,守此区区,宁非至愚!顾敝帚自珍,贤者不免,余亦不恤人间耻笑矣!”⁴此序作于丁丑秋中(1937年),詹安泰先生去往潮安县枫溪途中,据此,集中百首词应皆作于1933—1937五年间,先生正当而立之年。1935年(民国二十四年乙亥),詹安泰先生曾拜访当时就职于暨南大学的李冰若、龙榆生先生;未几旅杭州,首访夏承焘先生。⁵而其1937年(民国二十六年)铅印之词集封面即由夏承焘先生署签,可见二人引为词友,值此乱离之中,仍酬唱未绝。同年秋,日本侵略军的飞机开始轰炸潮汕城镇,先生举家避至枫溪,即是序中“兵火满天,举家避难”之时。

值得注意的是,这期间詹安泰一直任职于韩师,尚未以“名士”身份受聘于中山大学,而其作为普通教员的生活更是屡经战火磋磨,不复此前优渥。档案显示,自1937年8月起,韩师教师普遍只拿到七成工资,三个月后,再减少到战前七成的一半。在1938年初,全校教员曾联名向校长申请发足五成工资⁶。除了战争期间不断缩减的工资,随着战争消息屡次抬升的物价,詹安泰先生家中子女的诞生,还有教师规定认缴的飞机捐、广东省政府代收慰劳将士款项等各项捐款,詹安泰先生此时的经济情况应当并不富裕⁷。陈嘉顺以为:“詹安泰人生的进展只有放在具体的时代环境中才能得到解释,他的命运,从一个侧面体现了民国社会的复杂性和20世纪中国风云变幻的历史进程。”⁸而詹安泰之词作,从散见于以《韩师周刊》为主的各民国报刊,到1937年秋结集出版,再到此后陆续整理之多个版本,随着增补日渐完善,则更应注意其创作时期的前后差别和不断改易留下的痕迹。如果只关照《詹安泰全集》终定本,则时代环境与当时心境已几经消磨,几难复原貌了。

《詹安泰全集》点校是以1982年香港何耀光《至乐楼丛书》第二十五种本《鸛鵲巢诗集》并《无庵词》为底本,参校并综合其他各本而成,编者冀使其成为目前“尽可能齐全完备”⁹之版本。参考版本涉及1938年铅印本《滇南挂瓢集》所收诗词各一卷;2002年香港翰墨轩出版之《詹安泰诗词集》版本。唯翰墨轩版本词集部分仍以《无庵词》为名,但第五卷增补二十九首,共二百七十三首。

⁴ 詹安泰:《詹安泰全集》4,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序一。

⁵ 参见《詹安泰先生生平学术简谱》,载詹安泰著;吴承学、彭玉平编:《詹安泰文集》附录,中山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85—401页。

⁶ 参见陈嘉顺:《别有奇芬日采撷:抗战初期的中学教员日常生活——从社会生活史角度对詹安泰的考察》,《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20卷,2018年,第135—150页;原载《林英丽、张华痕等37名韩师教员联名向校长申请发足五成工资》,韩山师范学院档案室藏,民国档案,21/56。

⁷ 同6,原载《广东省政府代收慰劳守土将士捐款收据》(1938年3月□日),韩山师范学院档案室藏,民国档案,91/13—39。

⁸ 陈嘉顺:《别有奇芬日采撷:抗战初期的中学教员日常生活——从社会生活史角度对詹安泰的考察》,《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20卷,2018年,第135—150页。

⁹ 左鹏军《辑校说明》,载詹安泰:《詹安泰全集》4,第1页。

¹⁰据《辑校说明》，上述版本都已纳入《全集》考察的范围；而詹安泰先生创作宏富，超出二百七十三首词作之外，仍保有不少佚词。孔令彬认为：“詹安泰很珍惜自己的羽毛，就如他在《无庵词》序中所说的，《无庵词》仅选录了其中的一百首；其1939年印行的《滇南挂瓢集》也只是选录了自己韩师时期的小部分诗词作品。那些未被詹安泰选入集中的作品，部分保存在了韩师这些校刊上，我们把它们辑录出来，不仅仅是从保存文献的角度考虑，更主要是因为它们真实地反映了詹安泰‘名士’成长之路的过程，别具另外一种意义和价值。”¹¹孔令彬将之统计为表格“民国时期韩师校刊所发表詹安泰诗词作品辑目”¹²，因未载各篇目之具体内容，也就没有发觉这些篇目中存在名异实同、前后改易者。本文则根据目见的民国报刊资料略作辑补，以期还原祝南先生词作的最初原貌，仅录词作，次序如故。

1、《踏莎行》（十首），署名祝南，刊发于《二师周刊》第39期（1933年11月11日）。前序云：“嚴城久閉，愁思如雲，篝燈坐憶，撫然成章！時十八年四月廿二夜”。这十首确属佚词，罗克辛于《詹安泰诗词补遗十八首》¹³一文中已载，兹不赘述。

2、《渡江云三犯》，刊发于《韩师周刊》第2卷1期（1935年5月5日）。序云：“檢旧篋，得丙寅清明同冰若游广州北郭词，惜别伤时，百感奔赴，即倚此寄冰若真如，乙亥三月十二日。”词云：“嬉春人易老，记澆怨结，种柳乱鸣莺。古城疏酒盏，小白长红，浥露艳欄稜。遥峯剑矗，渐散入云浪千层，还暗摇隔墙鞭影，旧梦怕全醒。无情，珠船圍翠，荔渚烹香，换客怀孤迥。谁耐觅词仙歌谱，分付旗亭？通辭慣得天痴笑，奈五湖三島平生！休悵惘，明年預約花鈴。（冰若约余赴暨大，故篇末及之。）”

这首词实际已收录入《詹安泰全集》，题作“渡江云”，二者实为一调，内容略有出入。《全集》据民国二十四年版本收入，序云：“檢舊簾得丙寅清明同冰若遊廣州北郭詞，惜別傷時，百感奔赴，即成一解，寄冰若真茹”。词云：“嬉春人易老，記澆怨結，種柳亂鳴鶯。古城疏酒盞，短白長紅，浥露艷欄樺。遙峯劍矗，漸散入雲浪千層。還暗搖、隔牆鞭影，舊夢怕全醒。無情，珠船圍翠，荔渚烹香，換客懷孤迥。誰忍覓詞仙歌譜，分付旗亭。通辭慣見天欺笑，奈五湖三島平生。休悵惘，明年預約花鈴。”¹⁴

除去序言中“篋”更为“簾”；上片“稜”更为“樺”；下片“團”更为“圍”，“得”更为“耐”，“见”更为“得”，“欺笑”更为“痴笑”。前三处疑为繁体字形相近而讹误，后三处则字形不似，似乎可以视为詹祝南先生前后数易其稿

¹⁰ 参见彭玉平：《现代文学中的古典情怀——詹安泰旧体诗词初探》，《湖南社会科学》，2005年1月，第149—153页。

¹¹ 孔令彬：《民国韩师校刊所载〈詹安泰全集〉未收诗词文作品及辑录》，《韩山师范学院学报》，2022年4月，第19页。

¹² 同11，第18页。唯孔文胪列之《蝶恋花》（五首）、《虞美人》（载《二师旬刊》第79、80期合刊）、《浣溪沙》（四首）（载《二师月刊》第3、4期合刊）、《鹧鸪天》（载《二师周刊》第28期）、《应天长》（二首）（载《二师周刊》第46期）、《少年游》（载《二师周刊》第48期）、《朝中措》（二首）（载《二师周刊》第49期）、《浣溪沙》（二首）（载《二师周刊》第55期）、《少年游》（载《二师周刊》第56期）、《水调歌头》（载《二师周刊》第62期）、《菩萨蛮》（四首）（载《二师周刊》第65期）、《石州慢》《尉迟杯》（载《二师周刊》第70期）数首词作，惜于材料不全，未能得见。

¹³ 见罗克辛：《詹安泰诗词补遗十八首》，《韩山师范学院学报》，2016年8月，第13—14页。

¹⁴ 詹安泰：《詹安泰全集》4，第238—239页。

留下的变更痕迹。更值得注意的是，原词后附一作者自注“冰若约余赴暨大，故篇末及之”，有此自注，再读“休悵惘，明年預約花舡”之句，则颇为实指，有益于词意的解读。此处也可以看到，无盒词的改易多在句读中，大多与叶韵处无涉，即韵脚大多不改动。此外，詹安泰先生之翠楼吟（乙亥清明前三日写寄黄叶）一词也体现此规律。其词初载于《国闻周报》¹⁵，《詹安泰全集》有收¹⁶，两相比对，下片“清明妨夢到”改为“清明羞夢到”；尾句“倚闌何計，不知歸去”改为“倚闌何計，不如歸去”，前后语意更为流利，或也可作为一例。

3、《翠楼吟》，刊发于《韩师周刊》第2卷10期（1935年10月5日）。此词《詹安泰全集》亦有收录¹⁷，唯《韩师周刊》版本还原了其更早的形态。其一，原序作“乙亥新秋偕李俚人彭雨农逸农昆弟登清凉山掃葉樓”，《詹安泰全集》版作“乙亥新秋登清凉山掃葉樓”。上片“莫愁延伫”一句后有作者自注“莫愁湖隐约在望”。其二，下片“荒庵古，夢深恩怨，故宫零譜”一句后作者自注“庵内多清遗老手迹”，正点出后文“拖帚殘僧，漫暗傷亡國，舊城東路”之感慨。其三，“夕陽无限好，伴無恙年年玄武”一句后作者自注“台城废址玄武湖均在南都”。因词旨隐约，历代治词者均视作者自序及自注为绝好的注脚，无盒词长调多用隐语，风格沉郁拗折，正借序言一窥全词主旨，其发抉幽微之处，感人心酸之情，不可轻忽。

4、《蝶恋花》（六首），刊发于《韩师周刊》第2卷11期（1935年10月12日）。这六首词并非佚词，《詹安泰全集》已收。¹⁸

5、《凄凉犯》，刊发于《韩师周刊》第2卷23期（1936年1月10日）。此词《詹安泰全集》有收¹⁹，两版内容略有出入。《韩师周刊》版作“醉春魂幾勞屐裙”，《詹安泰全集》则载“醉春魂幾勞裙屐”；韩师周刊作“恨辜負當年賦筆”，《詹安泰全集》则作“恨辜負當年賦葦”。前者未知孰是，后者“赋笔”为常用语，“赋葦”不通，明显以《韩师周刊》所载为是，全集编纂卷帙浩繁，难免疏漏，略作一补。

6、《齐天乐》（丙子首春有怀榆生广州），刊发于《韩师周刊》第2卷24期（1936年2月28日）。《韩师周刊》载：“十年心跡寒鴉外，客途又逢春曉。舊賞疏慵，新潮起伏，羞卜陰晴花鳥。蠻娘慣笑。任腸裂歌戡，賦殘愁照。諱說荒寒，夜窗私勘夢華稿。高丘無女自昔。酒醒天路遠，流恨多少。預約閑舡，封題淚墨，誰識酸辛坡老。青睛譽早。看□石欺人。可知懷抱。望澗南雲，近來和雁杳。”这首词《詹安泰全集》据民国二十六年本校补收入²⁰，在时间线上来处于发表于《韩师周刊》之后的一年，为比较此词前后之变化，现将全集版摘录如下：十年心迹寒鴉外，客途又逢春曉。舊賞疏慵，新潮起伏，羞卜陰晴花鳥。蠻娘慣笑。任腸斷²¹歌戡，賦殘愁照。諱說荒寒，夜窗私勘夢京稿。高丘無女自昔。

¹⁵ 参见《国闻周报》，1936年第13卷21期，第2页“采风录”。

¹⁶ 詹安泰：《詹安泰全集》4，第236—237页。

¹⁷ 同16，第241页。

¹⁸ 同16，第240—241页。

¹⁹ 同16，第243—244页。

²⁰ 同16，第244页。

²¹ 《校记》云：“‘断’，民國二十六年本《无盒詞》作‘裂’”，见《詹安泰全集》4，第245页。

酒醒天路遠，流恨多少。預約閑舫，封題淚墨，誰識酸辛坡老。青睛譽早。仗疏鑿詞源，漫傷懷抱。望澗南雲，近來和雁杳。

屈原《离骚》云：“忽反顾以流涕兮，哀高丘之无女。”詹祝南先生似以“高丘无女自昔”喻朝中无贤。对比前后版本可见，其一，韩师周刊之“梦华稿”易为“梦京稿”，未知何故。其二，“仗疏鑿詞源，漫傷懷抱”之表述是后来更改的，龙榆生先生此时声名鹊起，此前更受聘为中山大学中文系主任，这其中可能也寄予了祝南先生之怀抱。

7、《花心动》（有忆寄瞿禅杭州），刊发于《韩师周刊》第2卷27期（1936年4月7日）。此词《詹安泰全集》亦有收录，题作《花心动 有忆》²²，抹去了“有忆寄瞿禅杭州”之原题。其词有改易之痕迹，上片“选艳严腰”易为“斗艳严腰”，“挑笙晓饔”易为“银笙晓饔”。

8、《鹧鸪天》（廿五年夏旅居广州），刊发于《韩师周刊》第3卷2期（1936年10月19日）。《韩师周刊》录其序云：“廿五年夏旅居廣州，适潭秋拜命南下，客裏相逢，暢談至欢。别後賦此寄東山梅花村，兼簡王秘書守詒。”此词《詹安泰全集》有收，正文内容一致，唯序言有异。为便比对，现录序如下：“丙子夏旅居廣州，邵潭秋（祖平）亦因事南下。客裏相逢，暢談至快。别後賦此却寄，兼簡王秘書守詒东山。²³”“簡”字应是“簡”之误，既然是“兼简”，则此前东山梅花村应是当时邵潭秋所在地，这首词实际上寄向两处。王秘书守詒应为当时机要处秘书及教育部长陈立夫之秘书王守詒，《詹安泰全集》中中此句话有误，将前后二者混为一谈。《鹧鸪天》词云：“懶薄羈魂不耐刑，倩誰為解百連環。十年草閣傷孤寄，一夕洪濤徹九關。流月照，別人還，憑將燕子報東山（用陈文惠事）。酒醒荔渚珠船上，領得南荒幾日閑。”所谓“陈文惠事”用陈尧佐（谥文惠）与吕夷简之旧事，据释文莹《湘山野录》载，陈文惠被吕申公推荐入相，文惠于是作《新燕词》歌以侑酒。其《踏莎行》见于《全宋词》，词云：“二社良辰，千家庭院，翩翩又睹双飞燕。凤凰巢稳许为邻，潇湘烟暝来何晚。乱入红楼，低飞绿岸，画梁轻拂歌尘转。为谁归去为谁来？主人恩重珠帘卷。”²⁴

詹安泰先生曾在其《宋词散论》中专门论述此种“显比法”，并引释文莹《湘山野录》云：“皇佑中，吕申公致仕，仁宗询卿退何人可代？申公遂引文惠，仁宗深然之，遂大拜。后文惠极怀荐引之德，因撰燕词云云。携觞相馆，使人歌之。申公笑曰：‘自恨卷帘人已老。’文惠应声曰：‘莫愁调鼎事无功’。二人相许，何等蕴藉。”²⁵朱翌《猗觉寮杂记》云：“张曲江为李林甫所忌，甚危，作归燕诗赠之云：‘无心与物竞，鹰隼莫相猜。’林甫意稍释。陈文惠用吕申公荐入相，文惠作新燕词歌以侑酒云：‘为谁归去为谁来，主人恩重珠帘卷。’燕子一也，或以解怨，或以感恩。”詹安泰先生按云：“此以燕子自比，以凤凰、主人比申公，纯用‘显比法’以寓感恩意。”²⁶“显比法”并不仅见于此二处，而以其“风人之致”流播南宋，如曾觌（纯甫）之咏燕词《阮郎归 初夏》云：“柳阴庭馆占风光。呢喃清昼长。碧波新涨小池塘。双双蹴水忙。萍散漫，絮飘扬。轻盈体态狂。为怜流去落红香。衔将归画梁。”《绝妙词选》云：“上苑初夏，公侍晏

²² 詹安泰：《詹安泰全集》4，第245页。

²³ 《校记》云：“民國二十六年本《无齋詞》無‘東山’二字”，詹安泰：《詹安泰全集》4，第247页。

²⁴ 唐圭璋编著：《唐宋词鉴赏辞典 唐五代北宋卷》，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年，第296—297页。

²⁵ 参见詹安泰：《宋词散论》，广东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74页。

²⁶ 詹安泰：《宋词散论》，第74页。

池上，有双飞新燕，掠水而去，得旨赋之。”黄苏按：“末两句大有寄托，忠爱之心，婉然可想。”²⁷黄苏以其尾句有“忠爱之心”，寄寓颇深，可见自比燕子、显比恩人以婉转酬谢恩情往常见。惜检詹安泰及邵潭秋先生年谱，未知丙子年“拜命南下”所为何事，亦不知与王秘书何涉，“凭将燕子报东山”之本事只能暂付阙如。

9、《一萼红》，刊发于《韩师周刊》第3卷8期（1936年12月7日）。此词《詹安泰全集》不但有收录²⁸，而且还是祝南先生非常重要的一篇词作。词云：“苦秋吟。甚凉蜚抱恨，籬角引疏砧。剪径风骄，题紅葉瘦，雲水何限冥沉。鎮消領荒城歲月，悵落日腥雨萬家深。點翠樓臺，慶平歌鼓，歡夢貪尋。空惹客愁千里，又濤翻島外，旆觸天心。門掩燈昏，山空玉碎，零淚淒弔冤禽。漫回首東華墜蹟，鬢花老、頽壘廢孤斟。趁約重陽到時，恣意登臨。”祝南序云：“秋老風高，繁聲激耳，山樓坐對，情見乎詞。”词中“冤禽”应指难民，“东华”泛指朝廷，江河日下之感，寄寓其中，读之心酸。愈是心声，则数次刊布，词中一字未易，大概情动于衷，莫过于此。

因目见材料所限，笔者只梳理了数首有代表性的词作，不难看出，从《韩师周刊》至于《詹安泰全集》，一方面研究资料更加丰富，可是距离原始文献的距离愈远，历史的线索就愈模糊，其中种种疏误更不待言。另一方面，这些原始文献从刊布到结集，仅年余时间里詹安泰先生就曾进行过多次改易，主要就是在《无盒词》铅印本结集前进行的，借此可以窥见詹安泰先生词学创作的轨迹及其变易。冀使这些小小的痕迹及其背后的涵义可以有补于詹安泰先生之研究更加深入细致。

三、家数：从《花间集》《花外集》到《无盒词》

谈及《无盒词》创作，学界对其宗法、家数已有论断。早在何耀光为《鸛鷀巢诗、无盒词合集》出版作序时即云：“词自康雍以来，倚声者不出竹垞与迦陵两派，而浙西之宗白石者尤称盛焉。自乾隆末年，张皋文尊体之说出，周止庵继之，标举周、辛、吴、王四家，以为词之矩范，而词风为之一变。驯至季清之世，宗梦窗者，又风靡一时。疆村倡之，述叔和之，大鹤、蕙风，从而羽翼之，词之能事毕矣。……君踵承同光诸老之后，挹其流韵遗风，发为诗词，兼精而独到。……其词则初宗白石，继学梦窗，辛辣处殆过其诗。”²⁹饶宗颐先生《詹无庵词集题词》³⁰云：“近日于黄生坤尧处，始得见君致刘伯端书，言欲新辟蹊径，‘拟别出生辣一路，由生辣以寻重拙大之义，倘或才力不胜，当再向苍质处走耳。’余读其早岁蝶恋花小令，拗折瘦劲中极温馨丽密之致。虽以子野（张先）之发越，而骨力稍逊，未极高骞；小山（晏几道）之怨慕磊落，尚未能迴出慧心，开向上一途。揆君之意，似欲以盘空硬语，写窈窕绵邈之哀思。昔晁无咎（补之）谓‘山谷小词固高妙，然实为著腔子唱好诗。’盖讥其以诗为词。君所作则绝无其浑褻之病，而清劲跌宕过之。”这两篇精辟的序文是较早讨论《无盒词》之宗法的文献，其见解亦独得慧心。何耀光指出，詹安台词“初宗白石，继学梦窗”，这种

²⁷（清）黄苏选评：《蓼园词话》，载《清人选评词集三种》，济南：齐鲁书社，1988年，第27页。

²⁸詹安泰：《詹安泰全集》，第248页。

²⁹何耀光：《鸛鷀巢诗、无盒词合集序》；载詹安泰著；吴承学、彭玉平编：《詹安泰文集》，第382页。

³⁰饶宗颐：《詹无庵词集题词》；载詹安泰著；吴承学、彭玉平编：《詹安泰文集》，第383—384页。

倾向是顺清季以来词坛遗风而下的，承陈洵、蕙风之绪。饶宗颐先生的文章则点出詹安泰本人的词学倾向，“欲以盘空硬语，写窈窕绵邈之哀思”。可见祝南先生是寄希望于自创新境，不甘于摹仿前人并得到了“清劲跌宕”之评语的。因此，《无齬词》的宗法家数自有其来处，更重要的是亦有其去处，此种风格更与詹安泰先生的“寄托论”相辅相成，共同构成其别是一家的创作风貌。

此后，关于《无齬词》的风格家数之论似乎也就以上述两种观点为基础向前演进。一方面，吴梅称道祝南词“取径一石二窗而卓有成就”³¹。程千帆先生题诗云：“本与海绡为后进……岭南词派今谁继。”³²二先生都关注祝南词承清季之遗风，取道“一石二窗”即同于疆邨、蕙风、海绡诸先生之处。詹安泰《花外集笺注》自序亦云：“标立四家，尊碧山为一宗，示学子以‘问途’，于是倚声之士，几无不知有碧山矣。挽近名手，胎息碧山，为数至夥；半塘、疆村，其尤著者（张尔田先生谓半塘、疆村，均得力碧山）。 ”³³《读词偶记》又云：“王碧山（沂孙）词，品高味厚，托意深远，而句调安雅，不雕不率，于两宋诸家中最为纯正。……碧山词多托物寄意，故情味殊厚。然即以咏物词观，亦曲折深透。以其不用险仄之笔，故高于梦窗。”³⁴其推崇王沂孙，所谓碧山词高出梦窗之论断云云，盖出于此。 另一方面，弹有别调如马大勇认为祝南先生与疆邨、海绡先生治词的家数迥异，就在于“詹安泰对王沂孙的印象远好于吴文英”³⁵。詹安泰先生在《无齬说词》中揭示梦窗词“不免陷于晦涩”的缺弊；又在《宋词风格流派略谈》中反对“极力抬高吴词声价”³⁶。实际上詹安泰先生虽究心于《花外集笺注》，但其《无齬词》转益多师，呈现出颇为复杂的创作风格，不似梦窗词丽密晦涩，也与碧山词之“托意深远，句调安雅”不尽相同。

除上述诸家外，可以明显看到詹安泰先生的创作受到“花间派”词人孙光宪之影响。³⁷孙光宪虽无专集传世，但《花间集》和《尊前集》共录其词八十四首，数量之多，在“花间派”词人中居第一位。历来论述“花间”时多以温庭筠、韦庄两派为主，但詹安泰先生以为：“温的特色在体格，密丽工整；韦的特色在风韵，清疏秀逸；孙的特色在气骨，精健爽朗：各有所长，不能相掩。”也就是说，孙光宪是脱出温韦之外的“第三派”。詹安泰于其《读词偶记》中云：“读《花间集》，学飞卿或失之难；学端己或失之易；惟学孙孟文可无所失。如有巧妙之意境，则贵出之以拙重之笔，庶不陷于尖纤。巧妙而不尖纤，为孟文所特擅，但或出之以奇横，不尽拙重耳。奇横非险巧之谓也，令词最忌纤巧而不妨奇横，如张子野之‘昨日乱山昏，来时衣上云’，奇横极矣，然是何等气象，其得谓之险巧耶！花间词派，孙孟文是一大家，与温、韦可鼎足而立，《花间集》录孙作特多，不为无故。”³⁸

理论标举孙光宪是一方面，《无齬词》之创作的确多承其余绪。细读《无齬词》，相比于长调谋篇布局颇有余裕，詹安泰先生之小令风格奇崛苍劲。夏承焘先生云：“能在小令中呈现此种生新瑰异、奇崛峭拔而又朴质苍劲的特质者，詹

³¹ 参见施议对：《当代词综》，第935页。

³² 程千帆：《祝南先生遗集为伯慧题》，载詹安泰：《詹安泰全集》6，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360页。

³³ 詹安泰著；吴承学、彭玉平编：《詹安泰文集》，第35页。

³⁴ 詹安泰：《读词偶记》，载《宋词散论》，第126页。

³⁵ 马大勇：《南中国士，岭海词宗：论詹安泰词——兼论“民国四大词人”》，《求是学刊》，2015年3月，第141—148页。

³⁶ 詹安泰：《宋词风格流派略谈》，载《詹安泰全集》5，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388页。

³⁷ 詹安泰：《孙光宪词的艺术特色》，载《宋词散论》，第184—188页。

³⁸ 詹安泰：《读词偶记》，载《宋词散论》，第122页。

安泰之前的一辈乃至几辈词人，大抵唯朱彊邨常有之……”。³⁹而孙光宪词作“气骨甚遒，措语亦多警炼”⁴⁰，《无奁词》之情景交融，一气直贯，气骨遒劲的风格亦不出此类。孙光宪《谒金门》词云：“留不得！留得也应无益。白纈春衫如雪色，扬州初去日。轻别离，甘抛掷，江上满帆风疾。却羡彩鸳三十六，孤鸾还一只！”开篇一句“留不住”，一气直下，温韦无此写法。再来看詹安泰先生所作之小令，“鸳鸯三十六”之意象出现多次，可见孙光宪之影响。如《天香》上片云：“败叶鸣廊，荒禽啖野，深沉绿窗欢少。雨弄苍烟，山浮黄月，意味青鸂能道。香魂缥缈，来梦破、十年凄抱。容易春慵酒困，鸳鸯卅六颠倒。”为龚自珍百年祭所作《念奴娇》上片云：“濁塵輕墜，便紅禪、艷說奇情誰曉。待去罾蛟潭底月⁴¹，驚聽玉龍哀調。憤極能癡，愁深留夢，分付閑花草。消魂一晌，鴛鴦卅六顛倒。”⁴²此外，孙光宪擅长以小令表现深广的社会内容与题材，虽只存数首，但却是《花间词》中不可多得之作，这无疑拓展了小令的表现空间。如《河传 其一》词云：“太平天子，等闲游戏，疏河千里。柳如丝，隈倚绿波春水。长淮风不起。如花殿脚三千女，争云雨，何处留人住？锦帆风，烟际红。烧空，魂迷大业中！”《酒泉子 其一》词云：“空碛无边，万里阳关道路。马萧萧，人去也，陇云愁！香貂旧制戎衣窄，胡霜千里白。绮罗心，魂梦隔。上高楼。”⁴³

除以花间词人作为追摩对象外，詹安泰先生亦有不少词作风味婉丽，颇近二主。如《謁金門》词云：“春去遠，紅褪綠蕪庭院。院外清波扇影亂，芰荷香四面。風暖晝長人倦，臂弱不勝斜臉。記向白蘋江上見，晴愁生淚線。”⁴⁴詹安泰云：“以乱头粗服比后主词，周止庵可谓善于取譬。余谓惟‘粗服乱头，不掩国色’者乃系天下之至美。若温之‘严妆’，韦之‘淡妆’，终输一着，以其犹有‘妆’在也。”⁴⁵詹安泰先生在《李煜和他的词》一文中这样论述后主词为人称道之所在：“因为他这类作品所表现的愁、恨，在对抗性的社会里一向是容易打动人心的，所谓‘欢愉之辞难工，穷苦之言易好’”。⁴⁶《无奁词》颇常用隐语，虽尚不为“寄托遥深”，可已有一二端倪。此外，《无奁词》对稼轩词的化用也不少，似乎未见人提及。如《水龍吟 感舊用稼軒〈登建康賞心亭〉韻》：“落花流水何窮，碧空描續愁無際。雙旌綉簇，平湖光漾，翠羅雲髻。隔岸笙簫，近橋簾幕，斷魂遊子。儘芳華未減，斜陽立盡，知誰會、淒涼意。前度憑闌人換，倦風情賦歸與未？鏡驚慵照，那堪重騎，杜郎才氣。萬派雌黃，十方悲笑，一齊來此。待都空色相，朱樓翠戶，奈盈盈淚。”⁴⁷又如《琵琶仙》下片词云：“再休訊簫劍當年，已流月空花自今昔。依約舊家門巷，只歸魂難覓。清淚斷關河寸寸，問幾人萬一憐惜。最苦殘照當樓，亂紅飄笛。”⁴⁸

《无奁词》所收詹安泰早年之词作风格多样，其中不乏宛转俊丽，声情绵渺

³⁹ 夏承焘：《天风阁学词日记·一九二九年六月十八日》，载《夏承焘集》5，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101页。

⁴⁰ 参见詹安泰：《宋词散论》，第186页；原载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一。

⁴¹ 韩愈《秋怀诗十一首》云：“清晓卷书坐，南山见高棱。其下澄湫水，有蛟寒可罾。惜哉不得往，岂谓吾无能”。谓自己欲有作为，无奈壮志难伸，令人扼腕。

⁴² 詹安泰：《詹安泰全集》4，第229、274页。

⁴³ （后蜀）赵崇祚著：《花间词》，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1年，第141、151页。

⁴⁴ 詹安泰：《詹安泰全集》4，第221页。

⁴⁵ 詹安泰：《读词偶记》，载《宋词散论》，第123页。

⁴⁶ 詹安泰：《李煜和他的词》，载《宋词散论》，第168页。

⁴⁷ 同46，第213—214页。

⁴⁸ 同46，第214页。

者。后期风格奇崛苍劲，主要也是寓于身世之感与当时江河日下之国事，其为数不少的怀人寄远之作，风格悲痛，更是一向为人称道。施议对先生称许其“每将家国身世之感寄寓其间，有着深邃的命意”⁴⁹。彭玉平师亦言其“《齐天乐》作于流寓香港期间，情怀家国，眷眷不已。”詹安泰先生一生虽历经战乱、遭际乖舛，但观其生活轨迹，不难发现他并不是一个积极参与政治、立场激进的知识分子。1938年秋，日军占据广州，中山大学三迁罗定、广西龙州、云南澄江。是年，詹安泰回饶平省亲时遇巫琦，时其将任汕头市长，欲请为秘书，先生坚辞。1939年（民国二十八年己卯），先生作《将入蜀示同人》诗五首，欲入蜀从政，后接中山大学聘书，则弃政从教。⁵⁰此二则是詹安泰先生年谱中最接近政治活动之记载，由此可见，即比于龙榆生、夏承焘诸先生，詹安泰先生亦可算是埋首书斋、无涉政治。可是，这并不意味着他能够脱离出当时的时代，某种程度上说，战火烽烟从未远离他的生活，更绝不肯泯灭于其心头。詹安泰先生自言：“寄托之深、浅、广、狭，固随其人之性分与身世为转移，而寄托之显晦，则实左右于其时代环境。……北宋真、仁以降，外患寢亟，党派渐兴，虽汴都繁丽，不断歌声，而不得明言而又不能已于言者，亦所在多有；于是辞在此而意在彼之词，乃班秩以出。及至南宋，则国势陵夷，金元继迫，忧时之士，悲愤交集，随时随地，不遑宁处；而时主昏庸，权奸当道，每一命笔，动遭大僇，逐客放臣，项背相望；虽欲不掩抑其辞，不可得矣。故词至南宋，最多寄托，寄托亦最深婉。”“詹天游游宴狎邪，国破家亡，一不撓心；其所为词，亦‘绝无黍离之感，桑梓之悲。’……至若柳永、王沂孙辈之无它文可传者，其全人格均寄托于词，足补史氏之阙，尤不待言。”所谓“人格寄托于词”，则是将不可不言之家国身世之感，各自以顺应词人天赋秉性之方式流露于词中。

另一方面，詹安泰先生《无龠词》寄托之深婉离不开其声情选调之和谐。詹安泰先生曾提出词学发扬改革的一大重要途径即是“就形以求质，使声情吻合”。“声”指词之字声，虽“平上去入”四声的读法颇莫衷一是，但大概而言，“表现柔婉缠绵或悠扬凄清之思多用平声字，表现幽咽沉郁之情思多用入声字；多用上声字，则矫健峭拔；多用去声字，则宏阔悲壮。”⁵¹其声情常相吻合。除去声字之外，即就句调之组织而言，尤其复杂迥异，错综多变。原大可不必轻言废置或解放，而能够取古人声情吻合之作，发觉某调宜于表现某种情态，从而择最适合此情态之调，使得声情吻合，符合美感之原则。虽宫调在今日已有名无实，但仅以词之形态揣摩，亦不能说无所收获。詹安泰先生举例云：“如《贺新郎》、《齐天乐》、《摸鱼儿》等调，大都宜于高俊清疏；《绕佛阁》、《凄凉犯》、《霓裳中序第一》、《尉迟杯》、《兰陵王》、《徵招》等调，大都宜于沉顿幽咽。……总之，某调之宜于表现某种情态，亦以其调中各句之组织与句中各字之配合而定，故句调与声字须兼资并重”。詹安泰先生对于词牌的选择，又于自度曲颇有心得，检詹安泰先生词集，存《尉迟杯》一首，词云：“樊楼。共客裏、流恨十年往。斜橋綺陌看花，花落夕陽孤唱。昏鐘矮院，空澀冷、冰弦倩誰賞？念豪情、萬里風沙，綰愁霜鬢千丈。明知不醉無歸，聽咽徵吟商，背面惆悵。薄倖才名誤贏得，漫料理、衫塵骯髒。開簾望、家家彩壁，映楓岸、漁燈笛語響。好江天、久少人行，夢魂多恐癡妄。”《徵招》一首，序云：“澂江春仲，用白

⁴⁹ 施议对：《中国词学文化学的奠基人——民国四大词人之四：詹安泰》，《文史知识》2001年第5期，第99页。

⁵⁰ 参见《詹安泰先生生平学术简谱》，载《詹安泰文集》附录，第385—401页。

⁵¹ 詹安泰：《宋词散论》，第94页。

石自度曲挽蔡子民⁵²先生。”词云：“魂招碧凝江關外，年芳頓驚淒楚。坐閱海桑心⁵³，枉蘭成哀賦。獨弦吟未苦。苦摧折戟天危柱。厲角吹春，百城潸淚，下泉知否？誰與。挽狂瀾，青冥路、應猶愛深神宇。九辯總無靈，認巢痕甚處。鐸鈴如解訴，萬千恨、京塵燕樹。料人世變入秋聲，對亂紅飛雨。”不难看出，其尤以沉顿幽咽之调应用于伤忧时世之作，亦不可独视为个人之偏好，而实在是基于词声情谋篇之考察会心。由此可见，祝南词无论文本之变易、家数之渊源、创作之会心俱从某一方面呼应并印证了其一贯之词论，而其词论则无法脱离于詹安泰先生所处之特殊时代与个人遭际，词论与创作的弥合某种程度上即是以词笔为心声的显晦不一之体现，亦即本文“探微”之目的所在。

⁵² 即蔡元培（1868—1940），字鹤卿，又字仲申、民友、子民，浙江绍兴人，清光绪进士，教育家、革命家、政治家。

⁵³ 所谓“海桑心”，蔡嵩云有《蓦山溪》词云：“红氍歌舞，不省海桑心，伤离袂，哀时泪，怎付东流去。”参见夏承焘：《天风阁学词日记》，第353页。